

榮光
群像

陪伴榮民長輩 廖志峯樂在其中

文／鍾祖豪

獲績優服務人員表揚的廖志峯，深深體會，服務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圖／林建榮)

甫於輔導會元月份會獲頒績優服務人員獎的廖志峯，是臺北市榮服處輔導員，他深刻體認，當年榮民長輩保衛國家，如今該由政府照顧長輩，而身為輔導員，廖志峯認為自己能夠做的，就是用心陪伴。

廖志峯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回顧，進入輔導會服務是生涯中的一個偶然，也是一個奇妙的機緣。民國八十六年退伍後，藉由輔導會辦理的推薦甄試及就學補助，先後完成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及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學位，進入社會嘗試不同領域的工作。民國一〇六年，經退除役官兵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錄取為社會工作員，分發到臺北市榮服處擔任責任區輔導員，就此展開第一線服務榮民(眷)的工作。

「或許就是懷著一顆回饋的心，也藉著進入輔導會的機會，為榮民(眷)服務。」在榮服處的工作中，有幾件事讓廖志峯印象深刻。

一〇七年初，他分發到臺北市榮服處不久，得知一位早年長期旅居大陸的韓伯伯，因經商失敗後滯留大陸近三十年，年邁、貧困加上中風癱瘓，經由當地熱心臺商與海基會的協助返臺。由於韓伯伯長年居住大陸地區，在國內已無戶籍，相關就醫、安置及社會福利身分全無。廖志峯接獲此一任務後，聯繫結合老服中心完成初期安置，在跨單位合作下，積極協助韓伯伯申辦身分證、榮民證、就醫治療、申辦就業，最後順利協助安置於花蓮榮家安享晚年。

另一位全家遷居美國的榮民曾伯伯，於返臺訪友期間，因突發疾病亡故於臺北榮總，廖志峯立即協助調閱在臺協會聯繫家屬，經過幾番周折，終於聯繫上曾伯伯遠在美國的女兒，並協助辦理善後及後續骨灰領回事宜。家屬帶著伯伯踏上歸途前，再三致謝，廖志峯也在心裡默默祝福伯伯「要回家了，一路順風」，近兩個月的努力也有了圓滿的結局。



獲績優服務人員表揚的廖志峯，深深體會，服務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圖／林建榮)



廖志峯(左)由馬祖護送在大陸受傷單身榮民鄭爺爺(右)返抵松山機場，並協助前往臺北榮總就醫。(圖／廖志峯)

力也有了圓滿的結局。一〇一四年五月間，高齡九十二歲的鄭爺爺隻身前往福州，到母親墳前祭拜，幾天後，臺北市榮服處接獲連江縣政府民政社會處通報，說一位來自臺灣的高齡榮民在福州市街頭跌倒受傷，經比對資料，確認正是鄭爺爺。

榮服處接獲消息後，立即啟動跨單位協調機制，透過小三通管道，安排鄭爺爺於五月十八日搭船先行返回馬祖，由臺北市榮服處積極聯繫連江縣民政社會處與基隆市榮服處駐馬祖社區服務組長攜手合作，妥善安排鄭爺爺留宿馬祖兩晚。

為確保鄭爺爺返臺行動的安全及安撫其心情，廖志峯於十八日晚間十時至基隆，搭乘新臺馬輪前往馬祖南竿，接手協助及伴隨鄭爺爺於次日搭飛機安全返抵松山機場，旋即護送鄭爺爺至臺北榮總檢查身體。出院後，更協助完成居家服務與輔導會遠距居家照顧系統申請，並定期關懷訪視。這趟在同事間所稱的「十六小時南竿快閃之旅」，也著實令廖志峯難忘。

「許多服務個案的處理，真的很難，但值得；難在溝通與信任，值得的是藉由他們，讓我見證了老兵生命的韌性。」談到服務歷程的點點滴滴，廖志峯有欣慰，當然也會有挫折感。他會見過生活在幽暗斗室、環境雜亂堪憂、健康狀況不佳的長輩，但無論怎麼勸導，都不肯到環境很好的榮家或榮院、分院接受醫療照顧，令他感到萬分挫折。後來相處久了才知道，原來屋子裡堆滿東西，感覺家就不空了，而陳舊的環境承載著半輩子的記憶，這裡有家人、有老伴、有老友，雖然他們也許已經不在了，但是回憶永遠都在。

「對於這些長輩，我們服務人員能做的就是陪伴，隨時關心他們的健康。」所以，輔導員的每一项工作，都不只是行政程序，而是情感的連結。

廖志峯在工作中深深體會，老兵們守護過國家，也該被國家守護。「謝謝您們用一生守護家庭與國家，請好好照顧自己，安心過好每一天，無論任何時候，我們始終都在。」

軍旅生涯有許多奇遇，在單位服務時遇見好長官，也值得回憶。

簡任處長彭玉生為人正直，深受同仁好評；警備學校受訓時的上校主任教官張燕芳，七十四年在他回任原單位擔任組長，將我調回該組，帶我去見彭處長，彭處長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回說：「可以說沒有。」他好奇地問：「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怎麼說『可以說沒有』？」

賀年卡的情誼

好幾年收到的第一封賀年卡，都是他遠從美國寄來的，後來我寄去的賀年卡都沒回音，想想他會寫道：「瑞麟小弟你好：甚念，不知你兒女多大了？我今年已九十歲，身體狀況還算硬朗，每天步行一萬步，也每天寫作。」想必年事已高，身體狀況難以預料。

時間過得好快！親愛的母親離世屆二十年了。我從鐵盒裡裝滿的老照片中，發現一張泛黃的公文紙，感人故事由此開始說起。

有道是「千里姻緣一線牽」，我要說的是「千里姻緣一紙牽」，這張「紙」，它緊緊連繫著一對新婚夫婦的牽掛；這張「紙」是由陝西省寶雞縣，經西安、鄭州、北平

卡給我，我都没回，今年寄上摩托羅拉公司送的禮券，給小孩買玩具。想想侯副處長真是性情中人，他工作非常認真，真是令人敬佩。他甚少參與婚禮喜宴，唯退伍後特地回來參加我的婚宴，讓我深受感動。幾年後收到他女兒寄來的信息，「家父提及你，感謝你每年都寄來賀年卡，惟家父已於三個月前因病離世，今年寄來的賀年卡會帶上其墓園，讓他知曉。」至今我仍寄上賀年卡，讓其女兒轉達。

▲作者在軍中工作時留影。(圖／古瑞麟)

卡給我，我都没回，今年寄上摩托羅拉公司送的禮券，給小孩買玩具。想想侯副處長真是性情中人，他工作非常認真，真是令人敬佩。他甚少參與婚禮喜宴，唯退伍後特地回來參加我的婚宴，讓我深受感動。幾年後收到他女兒寄來的信息，「家父提及你，感謝你每年都寄來賀年卡，惟家父已於三個月前因病離世，今年寄來的賀年卡會帶上其墓園，讓他知曉。」至今我仍寄上賀年卡，讓其女兒轉達。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後在嘉義眷村「建國二村」落腳。母親回憶說，機長下命大啊！地上有八路軍向我們飛機開槍，飛機又有一個發動機故障。時光飛逝，轉瞬間，在寶島安身立命已七十八個年頭了。

回憶起眷村竹籬笆相隔的簡陋宅院，記得童年的我曾去嘉義市垂陽路大溝旁煤球廠買煤球，母親要用煤球生火做飯燒菜；又給了我五元，要我去買菜，叫不出菜名的我，用手指著這個、那個，菜也就買回來了，當時的五元真的好大。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

▲作者結婚時，上校副處長侯鴻文(左)、中校副組長林亭望(右)特來參加婚宴。(圖／古瑞麟)

感念他，他亦回覆賀年卡，近幾年改以電話回覆，稱因身體狀況不便再到郵局寄賀年卡，後未再接到回電，未幾得知他以九十高齡辭世，感慨未能再見。